

无锡市作家协会选编

无锡作家 作品选

WUXI
ZUOJIA
ZUOPIN
XUAN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下 卷

无锡作家作品选

下卷(小说)

无锡市作家协会选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锡作家作品选/无锡市作家协会选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9. 12

ISBN 7 - 5399 - 1386 - X

I. 无... II. 无...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江苏 - 无锡 - 当代 IV. I218. 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943 号

- | | |
|------|-----------------------------------|
| 书 名 | 无锡作家作品选(下卷) |
| 编 者 | 无锡市作家协会 |
| 责任编辑 | 闻 望 |
| 责任校对 | 江 水 |
| 责任监制 | 赵光明 胡小河 |
| 出版发行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 印 刷 | 无锡市太宫印刷厂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13.3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26 万 |
| 版 次 |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 - 1,600 册 |
| 标准书号 | ISBN 7 - 5399 - 1386 - X/I · 1294 |
| 定 价 | 42.00(上、下卷)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无锡作家作品选

（下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无锡作家作品选

编委会主任：浦学坤

编委会副主任：蒋履嵩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许墨林 陈其昌 杜文园 李鸿声

陆永基 吴碧莲 吴翼民 须一心

胡治华 顾忠德 浦学坤 陶祖德

徐朝夫 夏坚勇 章左声 蒋履嵩

管毓鹏 蔡崇武

主 编：陆永基

副主编：许墨林 管毓鹏

下卷(小说)目录

陆永基

(1) 恍惚

陈其昌

(29) 凌敌出关

吴碧莲

(62) 风流

吴翼民

(99) 虫殇

李鸿声

(107) 横鲇

徐朝夫

(120) 报废车车主

夏坚勇

(136) 七月七看巧云

袁 子

(151) 赶会

赵 沛

(161) 黑珍珠

李志川

(170) 小说两题

阿 福

(186) 一个男人的承诺

管毓鹏

(195) 善终

须一心

(207) 洪水冲来一只古爵

丁阿虎

(219) 祭蛇

王秋燕

(227) 期待永恒

李惠新

(240) 糖婆

文 达

(252) 序曲

徐 风

(266) 雨季

姚 琦

(279) 白园

江锡民

(290) 多云转阴突然晴

徐凤清

(306) 马蹄桥志异

任智民

(315) 颜色

汪源清

(332) 贵友

杨文隽

(344) 死去的妍湖

王锡良

(358) 鱼王和他的弟子

马金中

(367) 楼外楼

於松生

(381) 父亲的遗言

胡 钢

(398) 精明的新郎

陈慧君

(407) 检查

汤祥龙

(409) 夫妻获奖

徐笑鸿

(411) 同路

陆永基

恍 惚

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事情就已经结束了。

此刻，钱子卿唯可行为的便是发呆，眼睁睁瞅着那干枯 佝偻的背影恍惚着离去。她显然怀有万般的凄楚和怨怒，跨门槛的时候，脚绊了一下，但晃一晃终于没有跌倒。下了 楼梯，她没循长长的回廊进入前面的厅堂，而是抄小路直接 从院子的一侧小门走了出去。

钱子卿本想追上去或大声地叫住她，细细问她这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的缘由。但结果他还是没动，他只是发呆。

他痛悔自己见到她竟没有一下子认出来，而她大概也 是因为见他没有一下子认出自己才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出去。起身之前，她似乎想表现一点激情和怨怒，无奈她老极而且衰弱。她松弛的面颊和浑浊的眼珠怎么努力都无法制造出一个有力的表情。因此，她只能久长而板滞地怔忡，然后就扶着桌角站起来朝门外走。钱子卿直到她转身的时候，才发现她左脸颊上那颗小小的红痣并认出她就是阿芬。

但这一切都已为时太晚。因为他也十分老朽而且衰竭，他无法

灵捷地作出反应追上去或大声叫住她。他唯可行为的只是站窗口发呆，恍惚地瞅着她干枯佝偻的背影在花木繁茂的院子里蹒跚着消隐。

阿芬是由管家听宝领来的。

那一天钱子卿正坐书房小憩，手里捧一杯沏得浓酽的毫茶。按理说，此类小事不必烦他过问，可听宝还是诡谲谲地将她带进了书房。

“老爷，这丫头我刚从乡下招来，想让您先看看合适不合适，然后再请太太过目。”

听宝说过后便恭顺地弯在一边，只拿眼珠斜瞄着看钱子卿的反应。

钱子卿讨厌听宝这副鬼祟的样子。但是既已领到了跟前，置之不理，就是硬剥了他的面子。他想一想，便抬头望了那丫头一眼。

丫头约摸十六七岁，苗条然而健壮，面相虽算不得标致，但眉清目秀看上去倒还可以。她穿一身蛋青色夹袄，襟口沿着的白边很玲珑地勾勒着她小巧的胸廓。不知是听宝事先的关照还是她原本就有的习惯，她的腋下还很雅致地塞了一条月白色的丝绢。这使她整个看起来十分俏丽洁净。进了门，她很羞涩，喊过一声“老爷”后便红了脸低眉顺眼地瞅着自己的脚尖。

钱子卿本不想表示自己明确的态度。因为他知道妻子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前不久给介仁找来的奶妈，仅因为无意称赞了几句便遭到她多次的恶讪。然而，一个极偶然的意外一下子打破了他预定的态度。他欠身将茶杯朝书桌上搁的时候，那茶杯忽然就倒了，浓酽的茶汁连同茶叶全数泼在了他的胸口。失措间，那始终兀站着的丫头稍一犹豫便断然跑过来，立刻抽出腋下的那条丝绢半蹲着连连给他擦拭。这动作的果敢和麻利连听宝也大感诧异，而钱子卿则很实在地从内心产生出了好感。他当时没有动弹，只看着那两只指头圆鼓鼓的小手在自己胸口飞动，并很切近地从她黑缎般油亮的发际里

嗅到一股馨香的气息。这气息使他想起了初春原野鲜嫩的草丛和雨后池塘滴珠的青荷。

妻子董冰茹瘦削纤弱，玉簪儿似的一根，尽管盖了两条厚厚的缎被，红木床上仍只是隆起小小的一坨。对选择阿芬，她显然有着不小的迟疑，一见面就用挑剔的目光在她身上来回地刮捋。后来，她似乎也寻不出什么明显的瑕疵，便随口问一旁抱着介仁的奶妈：

“你看看，这丫头怎么样？”

奶妈猝不及防也受宠若惊，忙嗫嚅说：“太太，我，我不知道的……”

董冰茹想一想便呶呶嘴说：“自己去把住处收拾收拾，下午，就干活吧。”

这一幕，钱子卿都在旁认真地看着。过后，他大概是吁了一口气的。

介仁回家的时候，钱子卿已经从乱麻中稍稍理出了点头绪。但他还是不能确定，自己的这一判断到底是否可靠。因为这判断的依据脆弱得就像一根刚抽出的糖丝，稍加碰触就会断碎得难觅踪影。然而，他又固执地认为，既然两度听说过“王国强”这个名字，阿芬的突然造访就不会与之毫无关系。

第一次听说是在六五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那天钱子卿照例去公园茶室品茗，不意邂逅了时在街道办事处供职的听宝。那时的听宝自然有很充足的理由在他面前表示优越，所以传递这信息的时候口吻显得十分油滑。

“恭喜你啦！”他开头就是这突兀的一句。

钱子卿一愣，但没有吱声，只抬头望了望听宝的面孔。

听宝还算给面子。他没继续大声吆喝，看看四周没人注意才悄悄凑近来说：“告诉你个大喜事，令外孙前天出世了。”

“外孙？”钱子卿仍是懵懂，但稍一想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当时有些发怔，心里说不出是欣喜还是惶悚，隔好一会，他才小声地

问：“你，你怎么听说的？”

“怎么听说的？我还吃了蛋呢！”听宝脸上的诡谲始终保持完好，“取名王国强，国家的国，富强的强，很白胖的一个小子。怎么样——”他颇猥亵地将一只眼睛斜吊起来，“想不想乘这机会去表示一点儿意思？”

钱子卿又望望听宝的面孔，他觉得这家伙实在小人得志得可恶，但他又没有任何办法来制裁这样的可恶。他只能苦笑着顾自喝茶，直到听宝无趣了，拍拍他肩膀大咧咧笑着离去。

第二次听说就在上星期六的晚上。那天孙子家骏难得从远郊的马镇回来，原因是华德制药厂有一批货物急于发运，而海关办事拖沓，作为该厂的中方经理，他只好亲往交涉。他回家主要是想通过父亲介仁出面捅捅关节。因为介仁认识海关的关长，而且这关长的任命介仁也在里面起过一些转弯抹角的作用。介仁询问了详情之后，觉得此事没有问题，所以那天家骏显得很高兴，晚餐时在饭桌上眉飞色舞地说了许多有趣的笑话。钱子卿就是在家骏的笑话中又一次听说了“王国强”这个名字。当时钱子卿有些失惊，以为家骏这小子也已探得此事的隐秘而故意面提“王国强”的名字来观察祖父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后来发现不是，家骏说过后就漫不经心地转入另外的话题，并且连祖父的面孔都没有仔细地看一看。

笑话听起来真是笑话，大概的经过是华德制药厂包装车间有几名工人上班时坐着闲聊，猝不防德方一名大胡子监工突然闯进来，那几名工人顿时面孔煞白，惶惶然不知所措。而当大胡子监工厉声喝斥时，有个矮个头小子竟吓得尿湿了裤子。大胡子监工见他神情怪异，眼睛一直瞪定了瞅他不断滴水的裤管，以为他是将什么名贵的药水偷藏进了裤袋。这件事情弄明白后本来也就可以过去了，可这位德国监工是个极端负责也极端蛮横的家伙，他多次郑重其事向家骏提出要解雇这名工人。理由是他既不遵守工纪，生理上又有那么严重的缺陷，从事如此高精度的工作极不适宜。毋庸赘言，这小伙子就叫王国强。而家骏之所以能记住这个名字乃是因为

王国强多次跑来恳求，有一次甚至哀哀地欲跪下来朝他磕头。

家骏说完这个笑话，介仁立刻笑得连连捧腹，嗬嗬哈哈显得十分开心。钱子卿当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只是愣愣瞅着他们父子，特别是瞅着他俩一律在脸中央通明透亮着两根肥大壮硕的肉鼻子。他陡然地觉得这两根肉鼻子十分可憎，它们此时一致地通红透亮起来极分明是对他内心创痕的一种恶毒的撩拨和刺戳。尽管可以确定，这父子俩都 毫不明白“王国强”这个名字之于他钱子卿的意义。

介仁回家后照例要到父亲房里问候一声。

介仁已经六十二岁，又担任了市政协的副主席，但对父亲的恭敬和孝顺则始终如一。为此，钱子卿感到欣慰也觉得受之当然。很明白的一个事实是，如他这般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的人，要不是蒙受自己的荫庇，根本不可能占据如此的高位。

“爹。”介仁进了房便笑笑朝他鞠个躬，同时习惯地将架肉鼻子上的金丝眼镜摘下来用手指擦了擦。

“唔。”钱子卿就应一声，在床榻上躺着没动。

介仁凑近来看看父亲的面孔，然后又故作稚气地讪笑着挠挠自己的耳腮。他显然想问候一声后便赶快出去，却一时又吃不准这样做会不会惹父亲生气。

“你坐下！”钱子卿突然朝他瞪一眼，脸色也黑黑地十分阴沉。

介仁一吓便敛了笑，赶紧惴惴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介仁一般不违拗父亲，特别是在父亲心境不好的时候。

钱子卿所有的罪孽全在于一次荒唐的醉酒。那是八月中秋一个温软的夜晚。丰腴的满月因了夜空的碧澄显得分外的圆润动人。她羞答答隐现在一层轻纱般透明的云层里，娇媚得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从前厅到后院的甬道按理说钱子卿是熟透了的，根本无须着意辨认就可灵捷通过而径入自己的卧室。可他居然昏晕得不识东西，进了后院竟去捅开院墙左侧的那扇竹门，脚高脚低歪歪斜斜拐

进了一簇布满荆棘的灌木丛里。他看到灌木丛后面那间破败的矮屋方明白自己的行为并非出于意识的混乱，而简直是意识在挣脱某种束缚后松释的清醒。

他没有遭到反抗，甚至没有遇到半点的违拗。少女的羞涩连同畏主的恐惧大大助长了这罪孽的实施。他是在得到充分满足的疲软之后，才开始仔细观赏那只被朦胧月光辉映得分外光洁娇嫩的面庞。他抚摸了她，轻轻的就像用羽毛拂触碗盏中汪着的一只娇嫩透明的蛋黄。后来那蛋黄破了似地沁出两滴晶莹的汁液。钱子卿对这汁液的意义加以充分的体味之后俯下去将它们吮了。他吮得温情而且真诚，嘴里似还喃喃说了一些很动情的话语。他觉得自己能这么做便足以抚慰她可能产生的任何悲哀和痛苦。

然而，没过半年，阿芬就离开了钱府。当时的钱子卿正在绞尽脑汁同本埠的几位工商巨头竞买一家濒临破产的丝厂，整天忙于明里的争斗和暗里的算计，对阿芬的离开他一点没有在意。所以那天听宝突然对他诉苦说，阿芬走了厨房里有些忙不过来，他竟是一阵惊愕。

“她，她怎么就走了呢？”他的问话同他的惊愕一样愚蠢。他居然没有看出听宝诉苦时那意味深长的神情。

听宝很着意地苦笑一笑，一字一句极清晰地道：“是太太将她辞退的。入冬过后，太太就说她有些麻木，整天痴痴呆呆不知想什么心事，身子也懒洋洋的再不像早先那样机灵。所以太太就将她辞退了。”

钱子卿隐约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但他仍难置信，仅此一例的荒唐怎么会有如此灵验的结果。因为这几年他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早已失却自信，以至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听任董冰茹将其胞兄的一个小肉鼻子抱进了家中。他心里空落落的，一种幽然的惆怅和深刻的罪疚使他十分躁恼，他朝听宝狠狠瞪了一眼，然后挥挥手说：

“去去！以后这些事情不要再来同我噜苏！”

听宝以后真的再也没同他噜苏。

听宝以后又招来了一个小婢，这小婢同阿芬年龄相仿，脸蛋儿也花骨朵似的十分娇艳。但听说这在听宝物色来的供太太择选的几个姑娘中属最不起眼的的一个，其他几个更是鲜嫩水灵秀丽动人。听宝如此做法自然有其深刻的用心，因为他对董冰茹的专横跋扈一直心怀不满，他大概想借美婢的姿色继续给她以精神的骚扰，同时也机巧地暗取钱子卿的欢心。然而听宝的这一用心并未得逞，钱子卿对新来的小婢毫无好感，尤其见她明显在听宝唆使下所着意表现出的那份恶俗的妖媚更是感到讨厌。凭心而论，钱子卿并非一个真正的好色之徒。那次的荒唐不仅在他的经历中绝无仅有，而且事后也一直感到万分的懊悔。

这一年钱子卿二十七岁，而再次见到阿芬他已经三十六岁。

“你，打个电话让家骏明天回来。”

介仁一坐停，钱子卿便这样吩咐。

“怎，怎么了？”介仁很困惑。他不明白父亲让家骏明天回来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父亲的神情何以如此的严峻和紧张。

“是不是……”他费力猜度着，“是不是，有，有什么事情要向他交代？”

“唔。”钱子卿哼一声，算是对他猜度的一种认可。

介仁为难了，他一咂嘴，斟酌词句地呐呐道：“爹，家骏忙哩，平时工厂中方的这头工作都是由他主持。您看……是不是待他星期六……”

“忙屁！”钱子卿突然地从卧榻上坐起来，“现成饭水吃吃！我都叫不动他了？！”

介仁吃惊得就差栽个跟头。对父亲如此突兀的震怒他实在是懵懂得云迷雾地。

“这，这……”介仁结巴着，那一向通红油亮的肥脸也泛出了惨厉的青白。

钱子卿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发过怒，他便又缓缓躺下

去，眼皮半合着不再吭声。

介仁好一会才从惊惶中解脱出来。他没去挑剔父亲言语的瑕疵，而是十分真心实意地去努力揣摩父亲何以发怒的原因。他后来发觉父亲的发怒是对的。家骏充任华德制药厂中方经理确实是碗现成的饭水，因为侨居西德的四叔钱子桐不仅投资五千万而且还包揽了原料、设备、技术管理、产品销售等等之类的全部关键环节。四叔之所以让这个年仅二十五岁的侄孙充当经理，不过是想利用一下他在国内庞大的社会网络。而这网络的核心正是父亲钱子卿。父亲钱子卿至今健在的同胞兄妹尚有四人，连襟、阿舅、侄儿、外甥以及他从前的至交密友更是举不胜举。这些亲友过去都得过父亲好处而目下分布各地各界无不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与他们相比，如他这般当个中小城市政协副主席的还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此一想，介仁便很为自己竟用“家骏工作忙”这样的理由来违拗父亲的吩咐而深感愧疚。

介仁呐呐着，一时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只是皱眉、咂嘴，又掏出手帕不停擦额头的汗水。

钱子卿已经腻烦他这副蠢相，挥挥手说：“你出去吧。叫不叫他回来你自己看着办。”

“一定，一定。”介仁忙不迭表态，“我明天无论如何一定把他叫回来。”

再次见到阿芬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

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个春天，其时，钱子卿拥有的复新丝织棉纺总公司历经战祸摧残已迅速得以复苏并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精明的管理水平到达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期。为了紧紧抓住当时千载难逢的绝对卖方市场，钱子卿以赌徒般的疯狂大量借贷资金，一下吞并了省内及邻近几个城市的好多家小厂。同时广招工人，以使其新添置的众多机车一刻不停地昼夜运转。

那一天，钱子卿去复新系统所属的泰昌丝厂巡视。看过了几个

新扩建的车间之后，又信步来到了设在工厂大门口的女工招募处。

招募处人头簇拥，几百个老的、半老的、年轻的乃至七八岁的小女孩挤满了临时搭起的敞篷。她们吵吵嚷嚷挤挤挨挨，都竭力使自己或胖或瘦或高或矮的身体透发惹眼的鲜活，以引起厂方的注意和青睐。作为总董，钱子卿对下属子厂的具体事务一般不加细问。对他来说，只要依照公司的战略设计进行生产和发展就行，至于招什么人，采取怎样的管理方式那是子厂经理的事情。

负责招工的是这个厂的工部主管，见到钱子卿亲往巡视，忙不迭放下手头活颠颠跑过来请安，又絮絮叨叨介绍一些招工情况。钱子卿不想同他多说什么，胡乱应付几句便走出了敞篷。

他一走出敞篷便看见了阿芬。确切些说，他一走出敞篷便看见了左腮上有颗黑痣的女人。因为他无法相信，时隔九年，阿芬居然会衰老成这种样子！而据他记忆，这时的阿芬至多只该是二十七八岁年纪。

阿芬显然属于淘汰的对象，她蓬头垢面穿一件大叉襟的粗布褂子，浑身疲惫地坐在敞篷前靠墙的一块空地上。钱子卿看见她的时候，她正低着头在解手边的一只布包袱，以将里面几块干裂的麦面饼拿出来充饥。对钱子卿的注视她显然毫无知觉。而钱子卿也是借了她的无知觉而得以对她进行仔细的辨析。在她拿出麦饼抬起头来的时候，钱子卿曾产生赶快避开的念头，因为此种境况的见面对他来说实在是桩尴尬透顶的事情。

然而，他终于没有避开。他没有避开绝不是出于道义的制约，而是因为又一个触目惊心的发现咄咄呈现在了他的面前。他看见阿芬的身边还蹲着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八九岁光景的女孩！钱子卿无须细想就本能意识到这女孩同他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女孩极分明地长着一双眼角朝上的凤眼和两条黑浓扑扑的蚕眉。而凤眼和蚕眉正是他们钱氏家族经久不变的特产！

如此显赫的老板居然对一个应招女工作如此久长的注视实在是个非同寻常的现象。这现象不仅使许多人莫名其妙，也引发了阿芬